

## 四季

我偏爱冬季,却怯于北国那凛冽刺骨的冰天雪地。寒风如利刀,将天地间的暖意削得稀薄,连呼吸都带着寒气,到底不是我所青睐的。我更偏爱的是未到数九寒天的仲冬时节,这时的泉州,气候看似多变,细细品味,方觉像是饮下一盅慢炖的陈年普洱,初尝微苦,后调温润。

闽南的冬日图景,一向不以“雪色”描绘。就像此时城中多是暖阳斜照古厝红墙,榕树仍缀着浓绿,偶有细雨沾湿青石板,也带着几分温软。这个季节的风拂面不似刀割,连落叶都带不走几片,昼夜温差也只会给晨间的草叶多添几颗露珠。

午后的阳光依旧暖和,觉得晒陈皮正好,我便把它们一片片摊在竹筛上。半干的陈皮慢慢舒展着,从远处瞧,犹如金黄翘边的落叶。屋檐下垂挂的铜铃随风摇

## 赏冬

□黄彩莲

晃,发出的响声惊飞了啄啄陈皮的雀儿,倒省得我拿鸡毛掸驱赶。墙角的翠竹在疏疏光影间摇曳着,衬得小院有了几分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”的清寂。

日头正好,邻居的阿婆阿嬷三两成群,在朝南的墙根下摆开竹藤椅子晒衣晒被,一条条绣着牡丹的毯子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夺目。我不爱出门凑热闹,便把炉子搬到院子里,往上架一个铁壶烧水,自个儿享受围炉煮茶的乐趣。待壶嘴冒出的白气袅袅升空,再把沸水倒入杯中,蜷缩的茶叶骤然舒展,与沸水交融旋转,叶脉在澄澈中渐次分明,转眼间就把水晕成了透亮的青绿,连空气里都浸满茶的鲜

灵。轻呷一口,茶汤顺着咽喉滑入腹中,很快连指尖都暖得发酥。

近来连续的降温带来清冽的凉意,却挡不住城中的热烈生机。你看,古城墙的砖缝间、老宅院的墙头,三角梅层层叠叠地铺展开,犹如蟠埔姑娘们簪于发髻的鲜艳花朵,伴着海风簌簌颤动,将斑驳的蚝壳厝衬得鲜亮耀眼。街边的紫花风铃木举着满树浅紫,铃铛似的花苞缀了一树,阳光穿过花瓣时好似蒙上一层朦胧的紫雾,时而一两朵落在路过的行人肩上,浪漫又灵动。江滨路上的异木棉同样开得灿烂,没有绿叶的陪衬,一树树的粉花好似被少女打翻的胭脂染上了色,

又像一群栖满枝头的红鸟。还有承天寺里银杏树也是别有一番韵味,随风飘落的黄叶铺在青石板上,被暖阳映衬得闪闪发光,也给原本肃然的古寺砖瓦添了几分柔和的暖意。

我总觉得闽南的仲冬是温柔的,好似连冷意都带着商量的意思。这个时节早上出门时裹件冲锋衣就够了,等中午太阳一晒,又能把袖子挽起来。这时还不用裹着厚重棉服外出,也不必担心寒风刮得脸生疼,坐在院子里,听着铜铃轻响,看着阳光在陈皮上慢慢移动,偶尔抿一口热茶,连时光都变得慢悠悠的。这样不疾不徐的温柔,大抵也是我偏爱泉州冬天的缘由。

## 回首

## 火笼

□曾招贤

进入大雪时节,天气愈加寒凉,家里长辈又念叨起一个名叫“火笼”的老物件。那是过去闽南人家中常见的御寒工具,看起来像一个手握竹编篮子,里头装着圆形或扁形的陶罐,罐内放进火炭就能用来焐热身体。试想寒冷的冬日,双手或抚或捂或抱着一个火笼,源源不断的热透过罐壁和竹篾,让全身感到暖和,是多么惬意的事。

早年间一人入冬,阿太会赶紧从柜子里取出火笼,将它清洗干净,再往里放火炭,这也是本地人以前常说的“烧火笼”。阿太总是先将灶膛里的炭块烧红,再拿火钳从中夹出几块烧得正旺的火炭,然后快速把它们塞进火笼的陶罐里,她曾打趣说这个流程叫做“请”火炭。后来阿太年纪大了,手脚都不太利索,父亲便接过“烧火笼”的活,不再让她靠近灶台。我有时想帮忙,却不得要领,“请”火炭时经常被烟熏得咳嗽不停、眼泪直流,模样很是狼狈。

相比之下,父亲的动作麻利多了,他每次夹出火炭丢进火笼的陶罐里,还能迅速往里撒一把“灶灰”,再用火钳轻轻按压几下。这个动作是有讲究的,父亲说如果“灶灰”压得太紧实,火炭会被闷着,热气散不开,火笼就不暖了。不过“灶灰”压得太松也不行,因为热气过猛,火笼则容易烫伤手。父亲压“灶灰”的力度一向恰到好处,由他烧好的火炭拿在手里,温度总是刚刚好。我有时跟在一旁看他操作,不由得发出感叹声,父亲听了就笑说:“这事不难,你多帮阿太烧几次火笼,自然熟能生巧。”

之后按照父亲教的方法多试几次,我果然渐渐掌握“烧火笼”的方法,每次把温度正好火笼拎进卧室,阿太定要先夸一句“仔长大了”,才笑眯眯地伸手接过火笼。以前家里没有其他取暖工具,阿太就靠这个火笼相伴过冬。估计是抱着很舒服,时常进屋便能瞧见她靠着眠床,手里抱着火笼,眼睛微微眯着打盹。冬天一到,家里的孩子们怕冷不出门玩耍,都喜欢挤在阿太的屋里,几个人席地而坐,或轻声聊天,或做各自喜欢的事。有时发出的动静大了些,父亲会走进屋,一边小声提醒我们不要打扰阿太休息,一边走到床边,伸手摸摸阿太怀里的火笼,看它还热不热,需不需要添火炭。

那个火笼陪着阿太熬过一个又一个的冷冬,直到她过完百岁生日后离开人世,父亲才把火笼擦拭干净,收进储物间的柜子里。今年冬天回家整理柜子时,我又看见那个火笼,上面的竹编颜色已经发暗,变得灰扑扑,陶罐外壁仍留着炭火烧过的黑印。孩子凑过来问这是什么东西?我解释说它可以装火炭用来暖手,他好奇地接过去看了看,嘴里嘟囔着从没见过这种奇怪的篮子,还说拿着不如热水袋的手感好。我听着孩子的话,心里五味杂陈,毕竟现在家里有空调、暖风机等取暖设备,鲜少有人再提“烧火笼”的事。而那些“请火炭”“压灶灰”的法子,或许再过些年头,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过的人,才能记起是怎么回事了。

## 冬风的别称

●北风:特指源自北方的寒冷气流。

出处: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。——唐·岑参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

●朔风:指冬日的冷风,古人也常用这个词描绘寒冷的气候。

出处:明月照积雪,朔风劲且哀。——南北朝·谢灵运《岁暮》

●霜风:指冬日风力的冰冷刺骨。

出处:十月霜风屋边,布裘未办一缊绵。——南宋·陆游《霜风》

●玄风:指的肃杀且带有寒意的冬风,也形容冬日沉凝的天色。

出处:玄风变太古,道丧无时还。——唐·李白《古风其三十一》

●岁暮风:指岁末时节的风,常用来描绘一年将尽时寒冷萧瑟的景象。

出处:凄凄岁暮风,翳翳经日雪。——东晋·陶渊明《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》

## 食事

## 煮一碗米粉汤

□梁小花

我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,这里清淡的饮食让素不喜欢浓油赤酱的我甘之如饴。而在众多传统食物中,我尤为喜欢看起来“清汤寡水”的米粉汤。

本地人煮米粉汤的方式很简单,通常是往一口铁锅里加入清水,待水烧开后,再把白如雪的米粉放进锅里,随后丢入几片青菜搭配即可。煮开后撒上一把葱花,滴几滴食用油,再撒少许盐调味,一碗热腾腾的米粉汤就算大功告成。若是觉得配菜太简单,还可以添加瘦肉、鲑鱼、花蛤、牡蛎等食材,有了这些荤菜的加入,煮出来的米粉汤味道会变得更更有层次。

过去母亲下班晚了,怕我饿肚子,就会煮米粉汤充当一餐饭。从开始备菜到烹煮完成,往往不过十分钟,母亲便能端出一锅鲜香四溢的米粉汤。刚出锅的米粉汤滚烫,我却顾不得烫嘴,每次都是拿筷子夹起米粉,胡乱吹两下就往嘴里送。母亲见了哭笑不得,只得反复念叨:“慢点吃,锅里还有,没人跟你抢。”早年间生活拮据,母亲平时煮的米

粉汤里只有青菜一种配料,家里来客人的时候,米粉汤里才会出现其他配菜,比如裹着地瓜粉的瘦肉片,或是自家母鸡下的土鸡蛋。

上初中时因为家离学校很远,我只得选择寄宿,周末回家才能吃到母亲煮的米粉汤。当时寄宿的学生都得带一个做记号的铁饭盒,每天用它装米和水,再拿去请食堂的师傅帮忙煮熟。食堂也没有配菜供应,学生们还要自带下饭菜,我最常带的是一罐咸菜,从周一吃到周五,顿顿不变。怕我吃腻,母亲有时会给两块零花钱,让我去学校附近的小摊打牙祭。我最爱光顾的是卖米粉汤的小摊,每次都是花两毛钱买一勺米粉汤,再搭配米饭一起吃,好让嘴里多些滋味。我经常不顾形象地蹲在小摊旁的石阶上,捧着热乎乎的米粉汤泡饭大口往嘴里送,那汤头其实很普通,也没加什么特别的配料,但总能让我尝出几分家里的味道,更会扫光一周吃咸菜的苦闷。

后来结婚生子,我反倒很少吃本地

口味的米粉汤。因为先生向来无辣不欢,儿子也随了他,同样对清淡的米粉汤不感兴趣。一家人的饭菜不好分开煮,久而久之,我便随了他们的口味。直到有次姐姐回泉州探亲,我想要做顿大餐招待她,询问想吃什么时,姐姐却脱口而出“米粉汤”。我听了先是一愣,毕竟她过去更爱吃的是海鲜。回过神后走进厨房,我从橱柜里找出母亲之前寄来的湖头米粉,又按母亲教的手法往锅里倒水煮沸,随后放入米粉和青菜,又切了几片瘦肉裹上地瓜粉下锅,煮好后又往米粉汤上撒一把葱花。姐姐尝了第一口就忍不住夸说:“就是这个味,比外头馆子煮的地道多了。”看着她吃得一脸满足,我忽然明白了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,一碗看似用料简单的米粉汤,实则藏着的是怎么都忘不掉的家



(CFP 图)

乡味。

后来,每次想念米粉汤,我便会单独给自己煮上一碗,趁热嗦一口,满是熟悉的清汤鲜醇。先生和儿子偶尔凑过来尝两口,总说“少点辣,没味道”,我听了也不反驳,毕竟这碗没什么花样的米粉汤,是我留给自己的“小天地”,一口下去,就像又回到母亲身边,踏实又安心。

## 吾家有猫

□李盈

脚掌的肉垫轻抠砖缝。它的尾巴也越翘越高,末梢卷成一个问号的形状,很是有趣。

看花斑猫身上沾着不少草籽,我便拿湿巾帮它擦拭,这才发现这是只母猫。虽然外表有些邋遢,但这只猫的毛发触感极好,摸起来宛如锦缎。只是它瘦得叫人心疼,身上的肋骨如琴键般凸出,腹部还深深凹陷下去。之前没养过宠物,不知该喂它什么食物,家里也没有猫粮,我只得拿手机查资料。得知米粥可以喂猫,我进厨房把早上吃剩的稀饭加热,再倒进陶盆里,招呼花斑猫来吃时,它却迟迟不愿靠近,只是抬头望着我,眼神还带着几分警惕。我怕它饿着,只好赶紧退后几步,又过了好一会儿,花斑猫才那步靠近陶盆,先是用舌头碰了碰粥,接着才开始埋头吞咽,喉间不时发出幼童般的呜咽。

这只花斑猫是懂得感恩的,自从来到我家,它便承担起捉鼠的重任。之前时而在厨房出没的老鼠不见了踪影,有时听见窸窣的啃咬声,也好

似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了。这只猫捕鼠的效率很高,往往我刚听见动静,下一秒它就已经捉住了老鼠,动作快得让人佩服。记得有天晚上,我正坐在书房看书,忽然花斑猫跑进屋,先是对着书架屏息凝神,片刻后飞快钻进书架底部,转眼间就叼出一只小老鼠。没等我反应过来,花斑猫又把老鼠抛向空中,我当下一惊,心想老鼠被放跑了怎么办?谁知老鼠刚想逃走,花斑猫就像离弦的箭般飞扑过去将它逮住,随后还朝着我晃了晃脑袋,仿佛在邀功。

日子一长,花斑猫摸清了我的作息,晨起时它蜷在窗台晒太阳,听见开窗声便会抬起眼皮,尾巴尖轻轻扫过我的手背。晚上我伏案写作时,它会跳上桌,暖乎乎的身子蜷在键盘旁,偶尔用小脑袋蹭蹭我的手。我也渐渐“读懂”母猫的肢体语言,比如它吃饭时鼻尖在空中画圈,是表示猫粮可口。见它站在洗手台边不停抖耳朵,不用猜,

停抖耳朵,不用猜,



定是猫盆里没水了。

后来这只花斑猫生下三只小崽,等小猫们的毛发长齐,能蹒跚跳跳,花斑猫便收起温柔,开始教它们伏击、扑抓、攀援、捕猎等技能。我曾看见这只猫叼来蟋蟀让小猫尝试扑咬,幼猫笨拙失手让蟋蟀跑走,花斑猫就会再去抓来几只蟋蟀,让小猫继续练习,十分有耐心。

可是某天,花斑猫突然对几只小猫龇牙低吼,任它们如何哀求叫唤,也不允许它们靠近。其中一只较为健壮的小猫试图凑近,还被花斑猫一掌拍开。小猫们起初还固执地围着自己的母亲打转,挨了几次冷落,只得开始独自行动。

之后那只花斑猫常趴在台阶上,看着小猫活动,有时见它们攀爬时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,也只是尾巴轻轻甩一下,从不上前。倒是我常忍不住跑过去查看情况,花斑猫见了会喵喵叫两声,像是在提醒我别插手。起初不解这只猫为何这么狠心,后来看着小猫们能够独立觅食、灵活躲避危险,我才明白这份“推开”,其实是花斑猫教会孩子生存的重要一课,也是动物对自然法则的遵循。

## 天伦

## 父爱无声

□黄曼兮

自我离开家去外地工作,父亲开始在家里的小阳台种花。那个阳台连着我的卧室,平时没人住了,父亲便在那里搭木架子,每层都摆满了花盆。最上层种的是我喜欢的兰花,中间几层种了不同品种的玫瑰、菊花。那些花种都是父亲从花市上淘来的,如今一到花期就开得热热闹闹,把阳台衬得好像一个小花园。

听母亲说父亲经常在小阳台一待就是小半天,侍弄花草也是格外细心。有时屋外风雨大些,父亲要赶紧把那盆兰花挪进屋,生怕花叶受伤枯萎,我回来就看不到了。

平时我们家三人的微信群里,大部分是我和母亲在聊天,很少发言的父亲只会在花开时,偶尔发一两张盆栽的照片,他拍照不讲究构图,有些照片看起来很模糊,让人无法分辨是什么花,我通常会说一句“拍得挺好”,父亲见了回复

一个微笑的表情,对话不再继续。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是这样不远不近的,他以前工作忙,每天早出晚归,我上学住校,周末回家也都待在房间里看书。父女之前有限的交流,多半是父亲问我学习怎么样?听我回答一句“还行”,他便不会再追问。

今年春天,我和朋友去郊外露营。散步时发现路边有一种花瓣黄白相间的野花。我觉得有趣便拍了张照片,又把它发到家庭群里,留言让父母猜猜是什么花?之后继续游玩,我把这个“小插曲”抛到脑后,直到当晚回到家,打开手机一看,才发现群里多了十几条未读消息,全是父亲发的。他先是详细描述了这种野花的外观特征,接着提起他查了家里的养花书,又上网比对了很多图片,最后才确定我拍的野花名叫“忍冬”,也就是俗称的“金银花”。父亲还用文字解释了这种

花的习性和养护方法,每条信息都写得认真,好像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。

看着屏幕上那些长长的文字,我的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。我在输入框里打了字又删掉,最后只发送了一句:“谢谢爸爸,知道了。”父亲好像一直拿着手机,随即就像往常那样回了一个笑脸的表情。

隔天通电话时,听母亲说了为回答我的问题,父亲戴着老花镜查了半天书,手机打字打了一个多钟头。母亲接着又提起她每次和我打电话,父亲都是坐在旁边默默听着,等电话挂断,他还要反复询问我的近况。“你爸很爱你,但他有的时候不会表达,你平时有空,要多和他说话。”也是母亲提醒,我才发现自己无论和朋友聊天发什么内容,父亲都会一条不落地点赞。想到这里,我的心突然变得酸酸涩涩的,如同吃了一颗柠檬。